

雜問錄
支
擬詩外傳
客
問
談



Z121

1

10608 雜

00634

問

錄

唐
樞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雜 問 錄（及其他三種）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ISBN7-101-00894-1/K·367

雜問錄

此據寶顏堂祕笈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雜問錄

吳興唐樞著

問心性之別。曰。性無所見。心之所以爲心。便是性。問何謂所以爲心。曰。心之真處是也。今人都是習心運用。不得真處。

問心性虛實。曰。性說不得虛實。心亦無虛實。虛實對失其本體者而言。言虛而矯功利。言實而矯空寂。到得無所容言。纔是自然本體。

問覺與心性何屬。曰。覺處是心。所以覺者是性。

問孔子說性相近。孟子說性也有命焉。明道說論性不論氣。不備。論氣不論性。不明。濂溪說性剛柔善惡中。橫渠說有天地之性。有氣質之性。以是考之。荀楊韓之說似無害。曰。所以非荀楊韓。答意不答言。若聖賢真到覺處。縱橫豎曲。皆不失這裏。

問定性是性。既壞而定。如何。又說性善。人人所同。曰。合虛與氣。有性之名。氣有純駁。理因有顯晦。理有顯晦。未嘗有息滅。定性只是定氣。氣定而理自顯。

問情感物卽動。與仁是心之生理。却相似否。曰。感物而動處卽是愛。卽是仁之用。但未說到本體上。若真是本體所發。便有禮義智性以成是仁。便是得感之正。若舍體爲用。則用非其用。爲貪爲昵。流而不返矣。

故貪財好色都是仁而弊者。

問仁義禮智信性中何故有此五件。五件中一件發時。四件在何處。抑勻和不偏。纔爲發而中節否。曰。總而言之。性只是渾然一理。分而觀之。覺有此五等氣象。又分而觀之。仁中又有許多氣象。義中又有許多氣象。又各不同。這是一物異名。自其溫然處便謂仁。自其秩然處便謂禮。如行春令。也是這元氣。行夏令。也是這元氣。外面見得不同。中間發育處只一事。問五者氣象乃例列於中。抑有主從。曰。總是一仁盡之。其四者皆所以成夫仁也。這又是一滾出來。舉眼都在這裏。無少欠缺。

問以覺言仁可否。曰。這不特佛家語。不曾了悟時終非己德。問既說本體之明未嘗息。元何又以了悟爲難。曰。雖不息。只不曾透出。如執火日景下。火光自在。終是不見。如日在雲中。日光自在。終是不得光被四表。

問致知。曰。覺。問覺。曰。見到底。問如何是見到底。曰。今人知得親當孝。又知得貨財妻子。博奕飲酒。過勝於此。是知孝之心。畢竟非真知。又知人知得親當奉養。多品食之。却忘了傷脾胃。見得一隅。不能四通八達。非真知。須是察見天理。真如知水之必寒。知火之必熱。則止安德性。自如騶虞之不殺。羈脂之不殺。問程子云。心要在腔子裏。心無大小。無遠不屆。所謂腔子。指血肉之舍。抑隨大隨小之處。曰。也不說到此。只對逐物而言。

問善事惡事都是心出。如何只說要存心。曰。出惡之心。不是本心。爲惡時欲詐善以掩之。這纔是本心。問

也有直爲惡不詐掩的。曰。若遇官府。便不肯自認。問弑君的如何。曰。也仗義執言。

問人能盡性。天性如何盡得。曰。性無甚大事。人自難了。如水性寒。火性熱。稟性寒。桂性熱。本是天然如此。不待別有加添做作。人性却被情欲所蔽。不得復其天然之體。水。火。草木。絕無情感。便完復生理。無少虧欠。鳥獸稍有知。卽略壞些子。但草木鳥獸。當初所稟。原不如人。乃天缺了他。他負天處尙少。問盡性者如何特少。曰。吾輩只常痛脊。吾常自反細思之。只是志不極切。所以其功難成。

問天地之心。何特於復見之。曰。天地之心。只是箇生生之意。無時無處無之。但於絕而續。終而始處。尤爲明白易見。故云然。

問上蔡謂心本一支離而去者是意。然否。曰。心意只一件。意去心便去。但暫爲所障。本體只自在耳。

問延平云。心實則物乘。物乘則動。動則氣乘。氣乘則惑。惑則不一。何如。曰。氣物相乘。動實而惑。卽一時事。延平發明得閑邪存其誠意思。

問書言降衷。是何物。曰。天命處是降。所以命處。無聲無臭至矣。是衷。天道至妙。不着一物。無所容言。不得已而曰衷。蓋無有偏倚駁難之弊。而各正夫綱。綢化醇之實。自人得此衷而言。則爲性之常。而謂不偏倚之中。自人用此衷而言。則爲情之正。而謂中節之中。若有恆性。言體也。克綏厥猷。言用也。

問不虞天性。曰。天性人皆有之。只被外物牽引。不知虛度他。所以喪失。若一思量恢復。便宛然在心目。問孝悌慈俱是天性。如何只有慈。箇箇人全得。曰。天性人人完具。只爲與人有相干。便被物欲掩蔽。不

透出。惟幼子以誠遇我。我感其誠。無所用其私意。所以真心俱透出來。若不孝不悌。却因親長移了。所以人處年大之子。也有不慈的。

問情慾念意志之別。曰。感乎物之謂情。愛乎物之謂慾。存於心之謂念。觸於念。機動於情之謂意。起於念。神主於向之謂志。

問德業知禮。成性道義。奚別。曰。德業知禮。學者功夫之目。成性道義。人心稟受之理。窮理爲智。循理爲禮。窮是循的意思。循是窮的著見。一也。智之成曰德。禮之就曰業。成性是道義之總名。道義是成性之別名。道義運於心曰知。道義見於事曰禮。

問繼之者善。成之者性。曰。此非兩時事。目其所賦處言。命之流行而不已也。曰繼。自其所受處言。生之一定而不易也。曰成。

問易則易知。簡則易從。曰。此正見性者。萬物之一源。人已總無兩樣。易者知吾之所能知。簡者行吾之所能行。吾之能知。乃衆人之所共知。故易知。吾之能行。乃衆人之所共行。故易從。共知共行。以其同出於乾坤。所謂降衷秉彝之真也。能知能行。以其會稟於乾坤。所謂良知良能之實也。

問心體本虛靈不昧。如何得一一明白了當。曰。能於光明中存箇渾厚。纔是真不昧體。一味要伶伶俐俐。反有害。

問經權。曰。經權不可拆觀。凡事俱有個經權。理之一定而不易處。謂經。事之隨時而順應處。謂權。問經似

仁。權似義否。曰。然。問。敬以直內。義以方外。相似否。曰。亦是如此。

問。經權何故必要說做一個。曰。說兩個不得。凡大小事。幹來誰不由心裁度。所以未嘗無權。不隨時以量其宜。姑據陳迹行之。以爲能守經。則是外鑠而非率性之道。所以不可錯認經。問。如何是經。曰。權之主宰處。便是經。經之運用處。是權。朱子亦曾說得好。經是已定之權。權是未定之經。問。朱子經者道之常。權者道之變。曰。事有常變。道無常變。問。經者萬世之常。權者一時之用。這說也不是。曰。此說貼得上。問。常道人皆可守。權非體道者不能。如何。曰。守常道便是經。正經。正則庶民與而無邪惡。即是能經綸天下之大經。已是聖人身上事。如何說得人皆能之。權非體道者不能。體處便是經。問。權是如何體段。曰。精義入神以致用。

問。朱子謂經者萬世常行之道。權只是不得已而用之。如何。曰。聖人之所能常行者。只是個誠。誠即是經。誠之用處。是明。經之用處。是權。知其爲不得已。即是誠。問。伊川謂權即是經。似然。曰。然。問。文中子謂權義舉而皇極立。也。見得。曰。然。問。莊子謂小變不失其大常。如何。曰。此說非。問。孟子如何謂嫂溺援之以手。權也。男女授受不親。禮也。曰。孟子只說禮也。權也不曾將權對經說。孟子之意。謂男女授受不親。先王制禮以教天下。則然。到得事勢危迫。則又酌量行之。故禮也有經。權也有經。權。問。先王制禮亦有未盡善。曰。先王制禮。豈有不善。只立得箇大疆界。其間委曲。又須人隨時酌量。總是無爲主。問。何故孔子謂可與立。未可與權。又做兩樣道來。曰。立不是立於經。立是隨其所至。能奮力持守之意。權便到隨事順理處。

問經權曰。卽中庸二字相似。權則中。經則庸。

問太和太虛曰。太和太虛之顯也。太和太虛之本也。太虛不可獨言理。太和不可獨言氣。不能無而強名曰虛。無所有而強名曰和。理氣不能獨見而強名曰道。故易以主之神以行之。德以實之。不虛非和。和非虛。不虛不和。則物非其物也。此橫渠子深於道之言也。

問鼓之以雷霆。潤之以風雨。日月運行。一寒一暑。乾道成男。坤道成女。曰。上四句言六子。下二句言二老。問本義如何。上說成象。下說成形。曰。乾坤無象。無形成形。指男女而言。二老主其蘊。六子施其功。就六子中。乾道主之者是陽物爲男。坤道主之者是陰物爲女。乾坤者。神之所爲也。故說卦謂妙萬物。六子則成象而可見者也。

問重口交又。何故如此形象。曰。元不如此。後來人寫差了。九六陰陽之老。老則變。變者。之焉而未至者也。至則化矣。故交形一。重形一。變必從中始。端倪作而體未全也。

問河圖道其常。洛書盡其變。如何說。曰。河圖主體言。其數生。洛書主用言。其數尅。體是用之體。用是體之用。無有二也。圖是先天。就象而言其意。書是後天。由意而論其象。意乃命之流行而巳者。日新之謂盛德。此也。象乃性之一定而不易者。富有之謂大業。此也。問學此者。何以取益。曰。日用常行。無性不是。這道理。問這幾箇子。何如合在日用上。曰。人性只有個五常。人身只有個五官。天下物類。只有個五聲五色。五臭五味。俱是五形的道理。人能完五常之本。立此心全體。便是先天而天弗違。與河圖合而大常具焉。人

能盡五官之職。達此心妙用。便是後天而奉天時。與洛書合而至變出焉。問六經四書分明說出。尙不曉。如何要在這幾圈子上尋討。曰。上古人高。聰明未散。所以卽此而意已足。後世便不能如此直截理會。問禹義亦相去多時。如何相同。曰。圖書形似意殊。圖意甚含蓄。書便說出事迹。伏羲太上的時。始立圖卦。所以只說得天地生生自然之本。到得禹時。便直發明那作用處。殊不知禹之書。圖已盡之。問周子直在後世。如何作太極圖。曰。周子所以有圖有說。又有通書。

問明則有禮樂。幽則有鬼神二句。恐非有見之言。禮樂豈不自幽而出。畢竟將禮樂認作粗迹。曰。此理一也。顯而明。便名之曰禮樂。藏而幽。便名之曰鬼神。故鬼神。禮樂之本也。禮樂。鬼神之功也。分說亦可。問如何吉凶貞勝。曰。此見得道理如刀口上立。出此則入彼。未嘗有兩扛合界的。

問神化不明白。曰。神化只有張橫渠說得明白。今且不須遠說。心不昧其心是神。事不逐於事是化。

問發微不可見。克周不可窮。曰。此言聖人妙用。如夷惠局於清和。便有迹。而發不微。便着一處而不能克周。

問聖門以求仁爲教。先儒謂體公爲仁。公如何體。曰。與物大同之謂公。正是心體生生而不息者。今人於軀殼起念。所以只營營得七尺之內。問千手觀音何義。曰。一箇身有千百箇化身。一雙手化出千百隻手。這便是一致而百慮意思相似。世人一雙手。但成得一雙手的私意。一箇身子。但成得一箇身子的私意。所以不能體化。問佛老是能體化者。曰。佛老非俗人沉溺於俗之比。下手便要體化。只是不在格物窮理。

上體差之毫釐，遂爲千里之謬耳。

問夏忠商質之別。曰：忠只有這箇意思，質便已有作爲，但無文采。問三代俱是聖人，何故尙忠尙質尙文不同？曰：此乃聖人順時之治，隨人情而爲之用，皆理之所當然，可以繁而繁，可以簡而簡，無有餘不足之弊。問馬遷救弊之說，是否？曰：若說救，便似矯，不似順，非聖人本意。

問程子謂學只在減，何謂？曰：人心本自平淡，人自增出許多粧點，試觀睡初起時氣象。

問欲意思發作，何處下手？曰：生生之意，仁也，在天爲春，當於秋冬體出春意，試思之。

問人既壞之後，猛然覺悟，當何如下手？曰：這處便是下手，易曰：復其見天地之心乎？劉屏山以不遠復爲平生三字符，信斯言也。

問初學下手，曰：今人欲爲學，須是於念慮上大打疊一番，纔是功夫，否則只是圖好看。

問元初氣質有大小，元初學力有淺深，一旦欲突然興起，小且淺者，用力甚難，如之何？曰：且不論小大淺深，只論從違，向背，能向而不背，雖小自有大時，能從而不違，雖淺自有深時，只怕念頭不在這裏。

問下手工夫，曰：若說下手，便只有自家知道，如喫飯一般，該多該少，他人不得而與，須到多不貪饕，少不故意，却好子纔是。

問學須從自得處發來，這裏境界，可想而不可像，曰：學必要自出義理，徒以自得爲自得，倚傍恍惚，終非有得者，是在實驗之。

問悔心萌。何以處之。曰。只要實落悔。便自能處。問實落是猛悔否。曰。猛則留。反有助長之病。若真心發見。纔是實落。問既云悔。何嘗有不真心的。曰。這處更煞要體認明白。雖均是悔也。有爲好名而悔也。有爲狗俗而悔也。有因一時意興所發而悔。皆非真心。如何得天理復還。問悔雖出真心。使常持此悔心。又須存存不失。曰。實落悔。則悔不在一時。自能貫終始。悔者失而思復之謂。復者復其心之本體。本體既復。則無往而非此心發越。又何間斷。問如何說憂悔客者存乎。介曰。這是說憂之於未悔之前。非是處已悔。問敬是畏否。曰。敬可以訓畏。畏不足以盡敬。畏是非。畏得喪。畏利害。畏毀譽。皆畏也。敬只是畏理。故不敢從非而舍其是。而毀譽利害得喪。不與焉。

問敬者德之聚。曰。這道理萬物一原。一念提起。萬善咸集。所以惟聖罔念則作狂。惟狂克念便作聖。只要念頭真切。善念誠出本原真切之地。雖於此只發一念。一境徹而萬境融。衆善皆於是乎在。故萬境融。只在一境徹之內。

問敬功難發明。乞示要語。曰。認直內二字足矣。心裏知覺的常守着。便是直。少加一毫己意。則蹊曲矣。問舊俗難變。則奈何。曰。試勿忙。隨可做處做。

問作輟乍而悔客多。如何。曰。只是意思不真切。是心如饑之欲飽。無所往而不求食。問如何得此心如如此。曰。是心原是如此。只被物欲牽引。須是克己。

問知慮不足以達物。雖有爲善之心。無以造聖人大中至止之矩。何如。曰。此不必豫憂。所患不能行其所

知如家中止有米數石。不將來煮飯喫。却憂如何過得一生。此是過慮。問萬一粒米無蓄。安得不憂。曰。人無絕無知識者。禽獸也有知識。

問人有太過可改而爲善否。曰。昨日爲惡人。今日改。卽爲善人。行之至則爲聖人。何不可之有。但是今日猛有思復之意則可。若昨日便有此意。自云過可以改。我姑且爲此。俟明日爲善未爲晚。便是終不可入堯舜之道。

問好名之心難除。何如。曰。知爲善是盡己之性。便自反復入身來。

問避嫌是初學的事否。曰。纔說避嫌。便不是學。問顏子自己能自己多了。如何又費辭於不能者寡者。曰。此自人斷顏子是如此。顏子所問之事。實顏子之所未能。而不能者寡者之能。推論其極。則終是顏子多。而能而彼寡而不能。卽是詢於芻蕘。不耻下問之謂。若顏子既已知得的。如何又須問。問有若無。實若虛。曰。二若字正形容顏子虛己而不自滿假之意。亦是自人斷顏子是如此。聖賢之心。乾乾不息。望道而未之見。斃而後已。所以日新富有而無所於底止。顏子聖賢之心也。何嘗見得自有自實。但人視之。則真以信其非無非虛耳。問犯而不較。曰。不較不足云。惟顏子有犯。他人雖犯亦無。自家有一分一毫不是。被他加之凌軋。亦是我有以致之。不謂之犯。問我十分是。他人橫逆之來。亦不與較。恐亦不中理。曰。不較。非謂全然以退爲事。只是不動氣。事到該敵處。該控訴處。直須爲之。要之。只爲道理不得不行。不起於我己之私忿。故謂不較。

問如何能改過不吝。曰：改過不難，虛心難。人只要做虛心工夫。問如何分改過虛心做兩件。曰：假如今做官的，做大自是有人勸他不利仕途，必致禍。他必猛改。又如作家的，素橫恣，或遭官府頓挫，尋而反其所爲。姑保目下二者皆能改過，但說個虛心不得。問心不虛如何。人言得入曰：這心只不是心之本體。心之本體不容一物。彼二人因保位守財，便是有官與財在心裏了。如何說得虛。問因此言之，所謂改過亦不是真改。曰：這說得好。

問幹自家事，却象人的事；幹人的事，却象替自家幹的事。於此體公何如。曰：好，但莫若忘人已，只在是處看，尤簡約。

問非知之艱，行之惟艱。知行信是兩箇。曰：人莫不有知，而患於不能行，所以不謂真知。王忱不艱者，忱則爲真知，即可見之，行而無所難，何曾有兩套。

問身如何立。曰：立志。問志如何立。曰：如兩脚立地上相似，苟一息意思不在，精神便不聚，便倒仆。如何立得起。

問反己之至，必至舍物。如何立正物之功。曰：反非忘物，各自己處之不當，反而求其所當爲，故懲物剖物，震物皆反也。故正者反之實，正己而物正者也。

問德既易簡，如何復能知險知阻。曰：易簡是誠，知險阻，誠則明矣。人既無私意，則心不擾，自能察見變故。問知行孰難。曰：難使兩項盡難，易使兩項盡易。問勉而行之，似在我不難。若精義入神，有非一蹴可至，如

何得到。曰：是誠然。但爲學只須行其所知。久久自至。且未思量盡頭事。問：明知這事當如此做。行出來又放不過。是如何。曰：我元初力量止到此。行出來本是真心。却以不合古法。不合衆人議見。因要強合於外。所以放不過。這俱是自力不切。若真是從中出。力量未至。雖未能動容。周旋中禮。要之俱是受用。所以據聖門高賢論對。反不如今一初學舉業子。

問：荀子云：誦數以貫之。思索以通之。爲其人以處之。除其害以持養之。與學聚問辨。寬居仁守博。學審問慎思明辨。篤行同否。曰：論爲學之方。豈不是同。只是所以爲學處各不同。故不免爲荀子。所以學莫先於討個大頭腦。這裏分明。則學問工夫俱是實事。

問：有口中了了。而其行罔然。知而不能行。何如。曰：畢竟是不知。如口極能言孝。好貨財。私妻子。博弈好飲酒。這畢竟是知貨財。妻子博弈飲酒尤真。故爲此而不爲彼。此等止可謂能言而不能行。不可謂能知而不能行。

問：致知如磨鏡。却是逐碗明。還是一齊明。曰：事物雖多。心體只有一箇。工夫只有一樣。其間明有難易處。如鏡受垢。有厚薄故耳。

問：學際天人。曰：下學而上達。

問：聖賢何如。專以慎言爲訓。曰：天理有礙人。難於躬行。但此心明白。不能自己於口。所以聖賢教人謹言。只爲欲人謹行。

問學者欲祖於人則任外。欲自作祖則徇情。如之何。曰。狗不狗。惟在我爲之而已。問心之未明。認欲爲理。卒然應事。安得不差。或即時悔之。事勢已遂。或自以爲是不免有識者之鄙。如是而學。終無歸宿。如之何。曰。謂心有未明。誠然。但亦有已明處。就其所已明者。事來而決之。不爲物欲所係。何得爲徇情。見人善言善行。適以啓吾之所未明。吾即舍己從之。何得爲任外。如是而學。久而大明矣。

問識悔吝如何模樣。曰。悔能自識。吝則不能識。識各時卽是悔。

問學者亦當貴名。曰。學者貴名不務名。名是實影。實是名表。自不相離。但用功時須痛絕爲名之心。不使一毫參於其間。纔是君子路頭。問名義也有有用時節。曹操不徑直取漢天下。只有箇名義在。曰。以操之心。行操之事。直取漢之天下。謂其爲奸猾。惟其不直取之。而遣其子不取之。便謂老奸巨猾。

問東漢東晉多務養名節。豈立國之初。尚不失實意。承平既久。上無作者。不免矯之於下。反生穿鑿否。曰。然。宋後來道學遽起。得真者不數人。與尚名節異名同實。亦是所言之意。

問佛老不是處。曰。此理合有無。內外人已爲一。佛老視爲二本。便是支離。便是不是處。問佛老難說支離。他只在了一本上墮陷去。不見萬殊。曰。萬物皆備於我。有我便有物。如何舍得外面。若在我不能盡物。我自我而物。自物終是二本。

問夷惠於佛老異同。曰。夷惠從儒家這邊用功。只是見偏。不到得至處。若能精義以致用。便是盡性之學。佛老却向虛無寂滅去。便從斷橋絕路。如何得箇超昇。問虛無寂滅何謂。曰。老氏見得世態功利強力實。